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目錄

傳

傳

南城蕭氏世傳

蕭氏殷微子之苗裔也支屬封蕭家隴右奉元元有貞敏公鼒者官集賢院學士國子祭酒侍經筵講坐講爭之弗得弃官歸已憂亂挈其子九五徙盱江自是世爲南城人入　國朝凡數傳好德而文不墮其家世至常寧令鎧字正功幼穎慧書一目輙誦十三補郡博士弟子高等郡守多禮異之

與同邑劉朱馬三公並名公之博洽三人自以不及也然三人率起家科名爲邑宰郎署至少司寇公僅需次起明經顧弗以自菲薄也謁選時或風賄相嚴求善地者公曰士始進有道挫節以苟功名非貞敏公家法也授常寧令甫至時徭役平稅斂修城繕兵弭九溪之盜法撫臺使之桀驁者當是時公之風采列郡莫不聞然竟以孤立鮮內主不能自發舒歎曰母老矣輒慨然致其仕歸與弟錦祗奉母梁孺人梁年九十六乃終日陶陶然樂

也燕飲須銘至始驩不則多邑邑罷能去其去常寧
也雖阨於公者亦悲號道左至越疆送之迨今謳
吟思慕云子淵字起潛亦穎慧絕人七八歲母丁
孺人卒溺覆面無已時王母粱止之對曰我母未
葬也其事後母熊也如丁母熊悅之視若巳子十
二就鄉塾聞師談文成公學心契其說師大奇之
十五補學弟子員試諸生間往往屈其曹而省試
顧不利　穆廟初用選貢升國子上舍久之謁銓
得判濟寧州時時匡守之不逮爲撫臣所知以才

晉雲和令雲和名爲饒而多礦穴姦人緣爲盜公單騎往諭民恐失公咸摩厲以隨盜知有備弗敢侵也爲政緩征徭豁虛稅修學置田以一切治辦稱語異邑乘中會有好諛者與公意左立解綬還拓郭北舊居創樓臺畜花鳥度圖繪鼎彝之屬奉常寧公憩其間二三同志共焉翁布衣泗字起東公同母弟也少受經里中師通大指會體羸目幾不能覩輒弃去以筋力纖嗇理其家日馳田間必手一編不釋左馬諸史及　國朝掌故幾無所不

窺邑有史氏飲常寧公所公側侍敖公以所不知
公應答如響驚曰吾行縉紳間多不解予言何布
衣郎乃爾耶因以布衣學士目之嘗讀陶朱公傳
歎曰公治生率本天地利而以什一府怨何居行
求白地若廣陂生畜而耕鉏之業乃驟起歲大祲
出穀三千石食饑民郡守以義旌則力辭有振不
收喪不舉者雖屢賑無倦其自奉則一冠三十年
食鮮兼味也少習楚心雪王君會拜玗司理請見
跳弗應彊見於家即所校士問薦者謙弗敢知邑

豪聞之屬居間不聽豪恚中以他事幾逮公歎曰吾不爲利而乃以得禍耶久之事盡解蓋公質直時面刺人過而胷腑洞然內行修潔人人弗忍訾亦莫爲訾也愛季幼海終其身如一日雲和公無後不難割愛子應泰嗣之居恒業閭里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人翕然推爲長者大氏蕭氏父兄子姓仕不淬公歸不困私外精其業內完其行一鄉稱爲望族不虛耳

太史氏曰班固傳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生

愧不及也世病其稚少文信然乎然弗諳於學有遺訾焉今常寧之耆修雲和之精詣起東之篤義而邑先達羅先生又與為綰帶交所切劘而掖之者不言可知也蕭世世受儒至應泰感慨多大節而嚮往古聖賢之學尤勤蓋得之庭授為多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日以望蕭氏之興矣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鄜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卽具博大

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
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
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
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
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　高
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
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户部
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巳調文選以養病
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勲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

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謄黃
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令 上改元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
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
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召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
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
歸奉 旨馳驛養病萬曆巳亥卒年六十有七訃

聞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監
兌湖湘日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
黜陟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
裁即見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
而秉銓者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
得以擡揚側陋爲進之往往從田間躋攀膴列卿
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
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著爲挈令時蔣大爵范
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鼓

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輊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寶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欵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峯海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品如矚眉睫大察汰遺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
非平允詳愼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
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斟於輕重之間以定厥
罪而比附重辟孰不奉 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
地眞回天力也會密遣廠校偵部事公處敝實不
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
璫憑藉威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
先萃其禁近供事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
所未發之奸而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

雄傑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冏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黄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斃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猥獨斷於是非襍遝之中抗色於傾

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無所不容納與宰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旣隨得之怪哉曰聖功爲相於四方督撫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否若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備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

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丁別駕傳

余師天臺耿先生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淳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君字惟寅別號海陽父魋母王生子五人季爲君生而穎異氣骨

朗峻音吐如鐘髯鬛中動應繩墨嶄嶄不可犯而事父兄則雍雍如也怡怡如也惟謹少長昕夕承兩老人懽婚嫁喪葬一切倚辦焉孝友之聲譁於一時聞鄉先正李古源有賢行爲敓以贄終身師事之尋師於鄒東廓王龍溪錢緒山歐陽南野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轉相授受大江以南蓋靡不知丁先生者監司守令屨相接於戶君談學論政隨機以應至孝子貞婦洗於下里者力請表章

之小民寃抑不能自白語次間爲伸理不令其知也問有知而懷金謝者斥去之甚衆隆慶改元詔舉恩貢當事者意屬君君輙避於姑孰以免久之當歲貢上矣復讓之徐宗梓而以身後之其恬於進取類此君雖貧士而扶顛振乏每傾囷不恤如殯逆旅劉生及銅陵吳生其著者也歲壬午始以明經授湖廣衡州府别駕君不以一官自菲薄佐其守與義倉修社學諸剔敝蠹奸者甚具亡何督儲之會城監武𣗳業勞瘁甚而又冒風雪省天

臺師於黄安山中苦寒疾抵任而卒得年六十有四貧無以殮衡人甚悲之語具哀輓集不載君學於洙泗濂洛以下鮮所不窺薄神情妙傳獨得之東越與西楚爲多居恒手不去丹墨燕閒之晷動必成書其遡源模笵不忘羮墻曰思師錄温國既老同氣彌敦曰恭友錄政有三要語具箴規曰名相行畧臺省寶鑑守令寶鑑諸論學雜著詩文藏於家者又數十卷嘗作逐虎文虎屏跡作禱雨文雨立澍作驅山鬼賦鬼嘯聲遂絶此有貴於文者

嗣蘇可無論已君氣岸絕出有不可干之勢而禮讓則如慢如僞退然不敢先見義如賁育之不可奪而處父師間闇然如一無能解之人談玄析義霏玉灑灑而行事縝密一無可指議所稱鄉先正歿而可祭於社者君是也子紹轅紹軾紹輅紹輙紹軾舉進士爲翰林編修收拾遺文畧無放失而謂余素與君善屬爲傳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

金光祿傳

光祿丞金公諱鉦字德潤海陽南市里人也先世

以德厚聞國初仲善公始徙南市隸駙馬王公慕中從守濠州閔良家子共戍者當世没爲兵也驟諫不聽購尺籍陰焚之獲免者千人萬全公崗德冠闔右爲鄉射上賓二十餘年世安公以孝友著至文明公亶然諾義俠聲藉甚嘗不靳千金脫宗人之厄昇櫬歸哭奠彌道則光祿公父也公生豁達多計畫奉父命爲商游初商閩中轉轂以百數卒徙淮陰曰淮綰南北中舟車之湊泉布可四達也乃治産積居擇人而任時累致千金公雖游於

賈人乎而時有縱舍節縮與揮霍錯綜出之人不能測也事父能竭力得其驩心從之閩險阻勤劬必以身代仲弟早世遺孤三撫之慟曰所不屬者形骸耳疇非先君遺耶與同居食調護而訓誨之自婚娶游辟雍祼與三子均宗祠未建謂築室道旁終無成理首捐貲卜地聚族以營既闢址而堂廡寢室克日落成皆公力也縣有經野之役先塋世業歲久多侵沒焦勞綜覈卒較然還其舊覲歲侵時出重糈哺饑人邑有大役輒曰非我誰其任

者先是黌宮圮愴然若恫於身捐槖庀材為義者倡自是廟廡渠渠弦誦勃興青衿嘖嘖歸德矣一日語太史張公曰令賈人顓趣利而去義直挈缾之智耳吾殆不為太史嘆曰濯不期江漢期於去垢乘不期騕褭期於千里如君之為人何賈非儒其為名流所企羨如此君恒言積水成淵積善成福吾家自仲善公以來所積厚矣法當興故於子若猶子畢禮厚幣延四方名士各受以經幾有成立而後已中歲入貲為光祿丞之燕覽觀宮闕之

巨麗與一時賢士大夫游亡何遂舍去蓋非其好
也平生無狎語無惰容交游間若不可暱就而一
與投分終身不忘郡國守相邑大夫至者靡不禮
於其廬余友祝符卿無功道公事行甚悉其賢重
公不虛耳壽八十子姓翩翩鵲起語具狀志銘不
具論
太史氏曰語有之良賈能籌而不能爲豐良農能
田而不能爲年光祿論仲善公之言期於子姓遠
矣而未遽滿其望者亦曰有待焉矧公行誼高而

名不踰邑恩施厚而位不副德其所羸多矣尋有食其羸者則在諸子哉則在諸子哉

邵孝子傳

孝子子四人曰㷀王國典儀曰應太僕卿曰兼京兆別駕曰樵詹事府儒士而太僕最貴孝子以太僕貴封刑科右給事中尊顯矣邑乘列之孝子邑人亦稱孝子孝子云舉所重也孝子邵姓諱棠字汝思先世睦人諱文肇者教授歙州始徙海陽之務東國初營田使伯華復自務東徙西門因定居

焉五傳曰近溪居士諱文祥配程氏孝子考妣也生而端敏篤孝義少從金栗齋參軍授毛氏詩業甫就會父喪哀痛至人不忍聞時納婦汪三日耳即令之手紉衰絰而衣之終三年不内也母每哭必慟重傷孝子心往往爲罷哭或夜聞母哭聲亟走眡徘徊戶外至達曙者有之堂有王父母老矣而念子甚孝子譬解者萬方亦爲罷哭父驀葬郭南旦必往省眡歲潦虞其浸也繞其櫬而號聞者悲之尋卜兆封山躬畚鍤先築者蓋墳成而始即

安奉寡母極志物之養晰夕上食惟謹夜則集羣從若諸孫談說今古以爲娛侮餘必在側終婦身三十年未嘗對榛食也婦殁諸妾媵供事少不當意輒遣之微疾選藥而進走羣望而禱皇皇然衣不一解帶也母至九十以天年終而孝子且七十矣寢苫枕塊迫二祥如初喪或謂古七十不致毀禮也乃公其一禀禮經母過哀孝子弗聽服除遇忌日亦如二祥然居恒語及二尊人嗚咽悲哀皓首如一日也嘗捐貲葺大宗祠歷三寒暑乃就增

損古今禮爲祭儀令子姓遵行之尋詣淳安謁祖
墓且爲譜牒計知始祖墓没草萊者且百年求得
其壙修復之乃已哀從弟橋早夭妻夏又以節死
也拊循其二孤從子孝廉燕好學而貧獎成之卒
以孝旌再從憲副公特嚴重孝子疾革以其孤托
焉孤死無後孝子力求所以嗣者曰吾不忍憲副
公之爲餒魂也季姑適劉而夭爲經紀其家倚辦
者再世他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縷縷不可指
屈海陽人言曰昌觀邵孝子不匿財而䘏孤寒子

孫鶩起爲顯官文學行誼矜帶郡縣間固天道哉
方兩子未弟時孝子手一編督課之言必口孝義
不置迨其仕也貽之書曰若一意報主毋以我故
分其念太僕官刑垣時一就養邸中毎規之曰諫
議
主上耳目任毋自輕君實有言志其大毋拾
其細專圖國家而毋急身謀此進言法也太僕遵
其教卒不愧爲名諫議云爲人修眉廣顙樸貌而
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有風槩善談論大氏自奉
約而於賓祭必腆惡惡嚴而於善良必篤有德我

者遜謝不敢當而有德於我者終其身弗忘所謂
逡逡篤行君子非耶語云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
由生也信矣孝子年七十有八墓在縣査石之陽
諸事行子姓詳在許太傅范方伯志狀不具論
史氏曰陶元亮所傳士庶人之孝僅僅八人諸殊
尤絶跡者不與焉非其醇白之行以實不以名故
得久而不廢耶曩攬觀蘭臺東觀所撰述見　高
皇帝褒孝甚亟至虧體殉親者獨擯不錄此以見
中庸之難而聖人之為慮遠矣孝子所為惟自達

其志非緣飾而然顧一眞可以貫金石動鬼神鳩巢於庭不足爲孝感也余交太僕久頃復聞京兆緒言得孝子之事爲最乃特著於篇令異日續國史者采焉

叅岳彭公傳

叅岳彭公有讀册錄行於世其人蓋收攝身心恬養性命蟬蛻於塵滓外者及年躋八十丰神矯健綽約如少壯屬纊前無少病苦狀經旬不火食而已至殁而異香七日不散豈不飄飄乎其仙哉然

摭其生平大節廉直忠勤爲國之幹蓋無媿於生而又能達生者也作彭忝岳傳公彭姓諱文質字在份別號從野籍閩之興化先代有至祭酒學士者成化間大司寇惠安公以端亮重一時數傳而觀察公甫轉運公大治皆以廉直聞在所尸祝之公之祖若父也公生而器宇凝重儼若成人不少爲嬉戲十六補諸生輒有雋聲嘉靖癸卯薦鄉書年二十耳性孝謹事兩毋能竭力動必禀命而行數困公車以毋老請署教旌德已未成進士令粵

之揭陽下車問民所疾苦而爬梳之會倭起東南亡所不蹂揭陽困圍城者累月民恐欲棄去公募丁壯乘城爲守備身與臥起睥睨間久之寇知不可犯乃遁去有不逞者乘間爲亂將竊發公殲其魁而散餘黨歸農揭陽民德之肖像生祀公壬戌倭陷莆城公念母甚解印綬奔歸適與母喪會公一慟幾絶時時飲泣枕席間爲漬也舉族中寇者不下數十人盡扶掖之令衞立服闋擢戶部主事董潞河天津倉公鉤覈精審塞其旁漏阨而稍寛

其內所行多著爲絜式已晉郎中大司農陳我渡公倚爲左右手出守桂林剔積蠧抑强宗郡無留獄姦人斂手而自奉顧約甚嘗嘆曰絲忽皆民膏血也吾忍割民自快乎以故一切供億盡從貶損歷三年人無敢干以私者入覲時部使者薦剡相望治行爲西粵最尋即其地拜憲副進參政時議大征八寨徭幕府才公以兵事問公對曰兵者不得已而爲弭亂計則善矣儻藉爲功伐非所知也幕府斂容嘆服即以督餉紀功委焉旦夕覯燹兵

食事而叙其功若罪必核所擒獲非辜立解脫之
全活者甚衆先是靖藩故驕甚以葬母妃故縱舍
人子摟括竹木爲民害公奮然曰柰何重困我民
也裁其横令不得騁雖民獲稍蘇而誅以法中公
矣公聞遽拂衣歸歸而偃息山中謝絶時事日讀
書談道而已歸橐蕭然僅僅田數畝又復挈以衣
食其昆季卽突煙冷勿卹也大都公爲人卽之溫
溫可愛慕而非其義秋豪不可干所敭歷政蹟甚
偉而向人絶不肯道潛心理學有得輒劄記之多

至盈帙而不欲以名於人奕棋入能品行草流俊
有法務以自媮快而已蓋砥礪節行不異惠安公
而清眞寡營則自得者爲多老而無疾一旦卻飮
食不御曰三仙迎我矣遂殁丈夫子八而最先發
者曰憲范方出守滇南材品稱濟美云
太史氏曰劉京爲漢文侍郎蒯子訓仕州郡拜郎
中都尉皆以宦業而兼仙遊也以彼消搖雲漢睨
軒轂珪組之榮猶土苴耳乃不難俯而就此參岳
嚴玄玄於道流及稽其行事抑何其斤斥當實也

夫老氏猶龍而生于宗爲柱下史豈必絶類離倫如近世方術者流哉老氏絶聖棄智而未嘗不游方之內參岳栖跡倫物而實超於方之外語云通本者不亂於末覩要者不惑於跡其此類也夫

參議黃公傳

公諱金色字鍊之晩更字九成姓黃氏出漢江夏孝子香之裔世居休寧考諱某贈某官毋符封安人生四子公其次也七歲出就塾師授業輙瞑目坐不喜誦讀師呵之公背誦所授不遺甫二載而

遍孝經四書通其大意年十三入山寺讀書歲辛亥督學方山薛公拔公高等補郡學弟子員甲寅督學阮公選第二人業奕奕負儁聲矣偶夜獨坐覺意念紛馳甚患之讀陽明先生書且疑且信至丁巳移居天眞書院從緒山龍溪二公遊集者無慮數百人講誦咏歌之聲昕夕不輟陶汰俗棼洞達性體得其解獨深公自謂此際如夢得醒醒而復夢如生而死死而復生緒山大器之公因執贄爲弟子願終身稟學焉隆慶丁卯舉浙江鄉試戊

辰成進士觀政禮部孳孳求友如不及是年授晉江令至則爲文誓於神首諭士民　聖諭六言諸所擘畫惟以敦教化厚風俗禁邪巫表節孝戒停喪爲急適海寇曾一本爲亂閩廣會勦公葺戰艦厲兵備餉以應摘奸伏嚴科派取澳課鹺徭平亭之一切治辦庚午以父憂去士民遮道哭弔具載尤僉憲王太僕所撰去思碑中壬申公除補德興令德興劇多豪猾令若丞不能終者四矣公曰是在我始至大持潔廉風之捃束吏猾不假毛髮抑

兼并裁濫供士民大帖服而公益自發舒㪅徭糧
利瀫所繇節縮之立義田義倉除幼丁徭以惠老
幼暇日開席講授不倦貧民多溺女嚴禁之且給
倉穀爲助諸政蹟一一如晉江時撫按薦剡皆首時
相江陵若冢宰張欲以重曹餌公相知者推挽百
方公謝不顧乃陞南工部主事士民追思德政編
刻日錄六卷共爲祠生祀之語具舒御史碑記乙
亥之任捜剔宿蠹不遺餘力是歲督修應天貢院
估泗州工築堤備水患又修南都承天門奉　旨

欽賞者再歲庚辰監鑄錢江陵傅給事鷟相心腹也爲鋪戶求增銅直堂屬欲許之公獨曰鑄錢已六年有定例且求增者紛起何以禁之執不應傅遂誣論公鑄錢薄惡欲擠之罪而王給事者助之竟被誣去職癸未鷟相殛兩給事削籍去詔舉佚才周都諫王御史咸舉公名　勑下吏部行南部院會勘臺瑣若御史大夫疏明公用持法失要人意實無他過端奉　旨復職起補南祠部主事曹事稀簡公褎衣從諸名公卿談說問學彬彬甚都

矣而會　上從公卿百僚議以陽明先生從祀孔
廟戶部唐仁卿疏奏以爲非是被劾去公摭其疏
中語賦詩二十四首與之辨而送之人多傳誦焉
乙酉夏旱魃爲虐　上徒步郊禱公以職祠祭災
異祈禱不敢謂非其責乃疏所以純心格天者語
剴而精粹世以爲迂而不肯言與不能言者公曰
吾所學固在是也奉　旨嘉納而朝臣顧以公爲
狂公又疏陳六事其目曰緩刑辟寬逋負愼起用
明學術開言路嚴修省疏留中七日而所指摘諸

臣皆切齒及發內閣票擬以煩瀆罷之人嘆公起
自岩穴且不次用而以觸忤貴近不得遷公獨有
以自守泊如也乃疏乞養病歸屬歲祲粟翔貴公
博稽古今救荒法有得即劄記之日食粗糲而捐
所有活人並爲書以勉邑令庚寅起南刑部陝西
司尋轉四川司郎中公於曹事毋所不精審吏洗
手奉法所平反甚衆魏敬吾公爲尚書雅重之凡
疑獄悉聽讞焉僚友若鄒南皐陳蘭臺暨一時名
士仍會講興善寺剖析疑義探索要眇人人得所

欲以去久之以考最行吏部署云貞操忤於奸黨篤行不愧古人三曹勞績可嘉九載緇塵無染人以為實錄歷廣西驛傳道叅議兼僉事公雅好嘉山水聞粤西奇勝甲天下又道經衡山可登也攜姪德果上祝融峯望日入西滇光景異常乘月步會仙橋宿圓明洞飲觀音泉白雲起足下松聲盈耳清不能寐雞鳴列炬登絕頂望日浴東溟赤光閃爍超然獨出於萬象之表不覺此心豁然致良知之學益有以自信矣甫入粤問民所疾苦與州

邑羣牧有司不職狀矩賦詰姦力塞敝竇或以寬
諷之公曰廢法徇人吾不敢也已而爲鄉試提調
及署布政司兼鹽糧分守諸道諸郡邑輸賦及土
司馬價悉令自權之司庫覆視即遣去或違期久
者吏請治罪則諭之曰此中險遠冦若瘡復苦之
安得盡如期乎第不虧國課足矣先是出給靖江
宗祿及兵餉每季不下數萬司庫以羨金請公曰
吾所收安有羨也即以原封給之撫按間語公曰
知公太廉恐彰人短耳公不應廉知宗祿軍餉多

冐濫而餘丁爲甚每歲侵没倉糧萬餘石公悉爲
汰之乙未五月賫表入　賀歸遊泰山靈岩九華
諸勝丙申復任適侍御黄芳楠與公共究此學較
刻陽明集請公序之公爲發　高皇帝論學常言
虛靈二字蓋巳開良知之祕藏此所謂大明之君
也及文成致良知之學所以發　高皇帝虛靈之
精蘊此所謂大明之臣也芳楠曰向來議從祀未
有及此者爲嘆服者久之丁酉署右江守廵二道
先是猺獞盤錯而栁城西鄉勢張甚公嚴行鄉約

保甲法得其姦良狀甚晰乃招撫獨石姑班十六村而居山黃峒輒勒卒趨而覆其穴悉平之矣時慶遠土酋東蘭南丹那地殺刼恣行州官中流矢幾殆公嚴敕將領聲實俱振於韋奎莫之厚羅謙端諸酋自爲文告切責之曰與若期旬日自歸者爲良民不者大軍立殲若矣於是諸兇懔然相戒擒首惡自贖而五村之侵地悉還又於慶遠荔波繕理城隍務爲經久計他如鎭遠岑奇鳳田州岑茂仁潯州沈還喬禍變迭起各以密計擒其魁一

時反側安堵者大率得於鄉約保甲之效為多蓋
理右江三月而不調兵不糜餉惟文告播修各屬
效力能使風聲感動務先敉寧賢於十萬師遠矣
公歷三年滿是時篤學者古者亡如公名精勤於
職者亦亡如公督撫及諸臺會疏以留而會有忌
者公知不合移疾乞致其仕歸郡邑父老遮道泣
留公且慰且行三月抵家閉户靜居足迹不入城
市曰得與兄弟朋友共明此學足矣他非所知也
嘗閱二氏書以自證勑斷家事悉付其子終日宴

坐凝神究竟此道而已公性至孝居親喪號慟人
不忍聞於昆弟友愛特甚登第坊金及俸餘公之
衆而稱貸自給伯兄病久省視不少怠歿則痛哭
親為調棺斂於其弟亦然赴急量施以詛稱宗姻
間無間言晨起必正衣冠對天肅拜而後視事即
溽暑嚴寒如一日也戊申臘月抱主遷城西除夕
凝神龕前坐以達旦若忘其倦者越四日忽曰吾
殆不起矣戒家人勿號泣以寧吾神冠帶沐浴畢
子孫環侍閉目端坐而終年七十有六子太學生

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初令華陽爲鋤奸獘猾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爲不虞備西賊來攻公率所部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賊竟引去時方變里甲爲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爲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爲絜令嘗夜夢蛇帀身者三揮杖擊之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各以兼金進公斥去不顧

笑曰金珠非寶固吾人蛇蝎哉晉應天府治中南戸部員外郎再轉工部郎中出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百姓苦之甚多去爲盜公集寮屬論曰夫子告康子以不欲弭盜之本也倘身爲溝壑是我爲盜爭而何以責之民乎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諸君勉之聞者悚息居韶治最當遷而韶民以借寇請　詔進服俸知郡事如故再入　覲時　穆廟宴天下守令卓異者七人旌之幣鈔公與焉還韶晉其省副使平惠潮討朱良寶克咸厥

功　恩賚加等經畧惠潮水寨更置守巡建清遠
邑治開驛從峽中東山達英德以通東粵皆公本
謀也晉雲南左叅政濬松溪水灌田萬餘頃城晉
寧安寧二州以翼金碧時滇用兵久疫厲大作則
爲藥與糜食貧民所活無算死無棺者官給之至
八百有奇往土官襲替當事者目爲奇貨留數歲
不遣公建議輸粟藩省代　奏授官部使者上其
議土司萬口頌之矣在滇四載謝事歸篋中圖書
數卷無長物也四方負笈從遊者衆搆朋來樓居

之日惟明道作人爲務居恒事父中憲公烝烝敦
謹卒柴毀支骨母張恭人病暴已罪狀籲於天乞
減算以代建宗祠聯族屬念俗日敝力持古禮以
先之常言居官不廉從廉費始於儉德三致意焉
時多有興起者戊子疾作猶日與門人論學至革
進諸弟子訣惟以學爲規言不及私既卒士民奔
哭者累月四方同志或爲位或爲文哭之不可勝
紀公自言於學入白下見耿師與居和高時不同
過楚登天臺又覺與白下不同與近溪游月岩復

略立禽之鑛賊李賢陳鸞流刼郊野勢張甚公從
練士數十人前薄賊縛其魁衆乃解散境內一清
邑方倚公而遇例裁革當詣銓公業倦遊喜曰乃
今得還吾書生矣即拂衣歸公爲丞有廉聲閭隆
杜金之餽嘗顯斥之語載劉司農去思碑甚具聽
訟必兩造俱厭從容爲輕獄以報訟紙贖鍰秋毫
無所入歸橐枵然諸子幼躬秇蔬自給日課其子
誦讀入塾先授小學曰學者一言一行當師古人
非第爲梯榮計也暇輒舉鄉先輩之賢重者爲填

規比二子仕迎養邸中數月即圖歸曰吾巖居日久以汝曹得歷名藩訪古蹟為平生大觀然老而久客非吾意也遂還里與耆舊為社以觴詠自娛聞人之善樂道之有及人過者掩耳不欲聽龍門宋太守慎許可嘗稱之曰李洛南長者也壽八十以天年終子五延纓延昌延馨延康延齡延馨登州知府延康御史湖廣副使延昌子如桂陝西副使延齡子如松南戶部主事與余善

安人氏曰渙川王先生稱余諸子貴而能儉非禮弗

履化公貞廉澹泊之教也有旨哉士大夫世起服
人主休采以喬木闓者未嘗無厚德以先之江流
涓涓始可濫觴耳歷千里匯百川而灌漑九州之
半有本故也或謂醴泉無原芝草無根而欲以槩
之人理殆非通論也夫

林氏二節傳

節母沈氏太學鶴峰林公之配某公之母京兆公
之王母也父太守空泉先生母陳宜人年十九來
歸是時舅蚤世姑持家秉門戶漸衰落母奉姑相

夫子拮据惟謹甫十年太學病生子僅五齡母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亦大慟爲救解者萬方不從姑泣而語曰我孀婦撫孤辛苦及壯今棄我而逝儻新婦復以身殉致媪撫再世遺孤殆速之斃也且媪所不即死間關百折而不易以撫其六尺區區殉林氏一抔土耳今一旦門戶絶矣於是日夜撫其孤而號姻黨更相鐫諭母乃大寤曰棄君之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始勉一食卸容飾素弁縞衣與其姑偕棲止一

室不踰閾尺寸歲時伏臘即家人罕睹其面居無何姑以哭子過哀得末疾臥不能興母朝夕手治藥調饘脩進之伺所欲不呼而具蓋不離牀第者四年而姑病良已當是時母入事病姑出授子讀屬強宗多睥睨者母太息曰未亡人所可從頌死者獨是子在幾其孤吾亡死所矣調護之備至迨十七鼓篋黌序與諸生鴈行矣益鍵關督之學既壯舉諸孫而後喜可知也久之姑以天年終母爲家人晝生計執絲枲撰酒食力賦稅省種穫督任

條置甚均而有矩法蓋垂白首如一日矣郡國守相廉毋行議以貞節　聞旌之棹楔毋聞之厲色謝子姓曰吾所為極難要不愧吾魂魄耳柰何藉此以徼名若輩休矣坐是終毋之世不敢議毋沒九年而有曾孫婦死節事曾孫婦亦沈姓京兆公季子鳴世配也世為海昌人父啟綱舉孝廉早卒毋許以節著婦性靜淑一發齒舉足無苟萬曆癸卯冬十月歸於林氏時季子年十九婦十六耳明年季子溽暑出海昌感疾暴卒婦日痛絕者三淚

潸潸盡而繼之血也比殮則躍入棺以從已又引
繩自經家人防之嚴得不死則絶水漿不食毋許
泣曰若從夫地下固也然若有身幸舉子以延若
宗不猶愈泯泯死乎婦瞠目曰姑待之及產不育
許察女意決日與同卧起且曲以立後解婦曰嗣
何在曰不有夫兄子某乎時其兄聘世以未得父
命未許也一日悽然曰嗟乎吾不及嗣之立矣病
日侵骨且柴立聘世亟予之子爲摩其頂曰嘻此
嗣子耶强起引謁几筵再拜伏地踊而哭已復嘆

曰今而後可含笑入地矣遂不肯食人勸之或少食又兩月禫除遂絶粒固勸之則謝曰吾何以生爲日引水盥漱或連歃十數杯曰是足以望吾腹矣竟不食死年僅十有九

論曰善夫京兆公之言有子則宗祀重而身與俱重無子則身非重而殉夫爲重程嬰公孫杵臼存孤死義其大較相反而盡心於趙氏則同至今風節皎然與日月爭光惡得而下上之林氏二節一全孤於家毀之餘一捐軀於嗣定之後從容回翔

一以宗祊爲重微獨爽德而操二三者愧舐感慨
一決殺身而不顧者當異日談矣爰次其事備女
史俟采風者觀焉

孝節佘母方氏傳

新安之巖鎮一方都會也而佘爲著姓自梅莊石
泉兩公以來世以惇厚任䘏聞逮永寧一意問學
不佞與之數往返知其所挈寤深矣一日語不佞
曰非王母永寧不及此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厥亦
有源本哉爲作孝節佘母傳

母方姓與余同爲歙人考方舟公母汪氏汪生母
未兩而歲也而殁賴王母汪育之尋擇佳士得六
橋余君鉞委禽焉迨十四王母又殁鉞母乃迎歸
以童婦畜於家又二載乃婚母性斂色莊率所爲
皆從儀灋故去其姆傅而從夫家不知年之穉去
其王母而事姑嫜不知婦之勞久之未娠念六橋
君单子輒飾媵以進爲廣嗣地巳自舉二男一女
喜可知也而二男皆殤歲丙午始生子湛六橋業
病矣既葬與母訣曰君之賢也吾用賓而禮之爲

益者之友而今已矣二尊人在不能終養也藐焉
遺孤靡所托也其柰何言未半涕出不自禁母忍
慟對曰欲吾相從地下吾願也君有命矣敢不勉
以聽六橋君乃瞑母時年二十有四耳念舅姑暮
齒失子曲事之甚備姑苦風疾旦暮扶侍奉湯藥
爲子婦先姑卒供養舅氏亦如之而子湛亦浸浸
成立矣母令入成均俾繼先志爲娶名家女吳氏
舉子永寧已又舉嘉寧母輒喜曰天乎未亡人可
藉手報逝者矣遂抱永寧自鞠之每遇除夕對六

橋像哭之哀一見永寧跪相哭則止及永寧舉子
元卿則又益喜永寧嬴善病母憂之聽交方外士
已爲諸生應試南都受學於曾川曹大令復所楊
少宰兩公病遂愈歸而罷方士一意於學人或規
其廢業者母曰一朝之榮聚菌也一餉之祿稊米
也吾乃欲其以彼易此哉同志時集輒命孫婦治
具欵之重觴累俎無倦色去必問所言者何永寧
對曰欲人人爲聖人耳母曰此意甚佳第己未聖
而遠求諸人難以冀也若其勉旃母初不信釋氏

家言一日問永寧儒佛同異對曰教異而理同
高皇帝云佛所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母
憮然曰孰謂佛果棄人倫者哉年踰耄乃移居疏
食割棄世事日念佛不輟聲聞者感動永寧諗之
曰念佛者誰母瞿然曰非我乎何以問爲隨豁然
曰乃佛念非念佛也吾今知所歸矣蓋母日邁月
往性現根熟一言之下易爲解了如此自是接人
無疏親必諭之道以居恒周貧振阨人胥其德聽
從者甚衆爲人嚴毅以禮節自持人莫覩其笑容

於家人子息輩有違言直以理譬曉之性不藏人過雖遇事輒發事已輒意消毋暑風淸冬日燠衆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怡怡然忘其老也蓋孝事舅姑者閱三紀嫠居者六十有三年郡大夫奉恩詔以孝節旌錫名里之節孝坊萬曆戊申春仲卒距生嘉靖癸未得年八十有六

太史氏曰禪理深微古之名媛往往通其說襄陽之龐金陵之俞徑山之總言論傳天下浮屠氏世世載之至其捐世緣絕昏嫁亦不以爲病也以彼

遊方之外其不能兼於倫物勢固然耳毋承二人以孝殉夫以節教子孫以慈壓居皆爲淨坊應接靡非佛事蓋古之所得毋則有之古所不能兼毋則無之然則謂善爲禪者無如毋焉可也

周孝子傳

孝子周姓諱祚字孔壽世滑縣人生三子長三錫登賢科繇令高第以其官官孝子矣鄉人雅尊慕之而不以官稱曰孝子孝子云父諱瑭以太學生爲洮丘簿滑故魏地俗好馳馬擊筑蹴踘探丸曳

紈綺爲貴富容孝子獨澹泊自喜事親精一其志
而朝夕之沈丘公性戇直愛孝子而持之嚴孝子
所奉養百方調聲色而前戸不聞履屐聲者數十
年如一日也事巨細惟親命是承一交遊一讌設
無敢專者日手脩瀡而勸之食偶睨竟餐覆器乃
退稍不懌必旁婉以回其意而後已閒負疴晝夜
省候不以須臾離稍侵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
祈年於東嶽若南嶽以數十計齋沐誦道經者十
年誦且跪風雨寒暑不輟也當是時孝子之所察

色順志居起服食靡非甌藥者兩老人疾輙隨手
而差以此最後兩老人以天年終孝子哭之慟柴
毀支骨瞀不知人者數矣三錫輩強之食曰禮水
漿不入口三日而已大人過自傷如禮何孝子乃
歠粒而粥日夕苫塊閒削哀襄事一準家禮至廢
著而庀喪葬無郵曰吾求心之無憾也食不肉寢
不內者踰六載遇伏臘祠蒸若兩忌必夙興潔粢
盛以祀卒其配變服雪涕侍日昃乃止果蔬出必
薦而後嘗即一味之甘不以廢所遺什器書籍陳

設如儀衣不盡設者自服之以志不忘有所之出告反面惟謹教三子類舉當日之家訓爲瑱規項長公以循良鵲起而弟三接三才爲諸生以學行聞用孝子教道遇人豁然不爲町畦於賢長者禮重之急難與貧者賑而助之宗黨故舊多以孝子爲歸臨終語不及私令人掖至家祠跪拜决別未幾氣絶平生不徑不游檢其言動絶無敢慢與惡於人者時稱其孝無間言郡國守相臺察旌之純孝並舉以勵其俗不虛耳

論曰士行非奇詭之尚而平易之爲難奇詭激於一時之意氣而平易非任眞履恒出乎天性者未易臻也國初以孝行上者不可縷數往往摭奇以動俗或事難而不可爲繼　高皇帝悉斥不旌如李祐權謹者不難顯擢之以爲天下勸故知道貴中庸而聖人之慮遠矣孝子所自力率日用之恒始終一節無所回變非近道者不能惜生不遇時而僅以隱約終乃其自得者行誼聞於鄉而有餘者流澤衍於後今　天子嘉與循吏褒崇其親風

示天下命書寵章載孝子之行事甚備嗟乎孝子
蓋未爲不遇已

江覺卿傳

覺卿新安人江姓名應曉字覺卿覺卿性至孝侍
父疾衣帶不解疾已乃復初母黃逝事繼母如其
母也撫仲弟遺孤若季弟如其子也其内行醇備
如此少穎敏過人日誦千百言塾師爲遜席矣
稍長屬時義輒傾其曹而秋比數不售乃慨然嘆
曰大丈夫當友天下士柰何褁足里門爲此㧌㧑

者爲於是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爲虎林高文端
公亟賞識覺卿而嶺南李海雲公日與討先聖之
秘覺卿負異才而勃窣理窟以故發爲詞章又一
出而詘其曹是時覺卿名大噪京轂間矣而不售
如鄉郡時雖不售而其名不以不售故小損則覺
卿之材足稱也覺卿歸而小築駐蹕之麓蓋其山
爲　高皇帝嘗所臨幸云覺卿日嘯咏其中盡出
篋中書讀之自九流七略以及稗官小說逸璧斷
戟摩削亡昏旦所錯綜上下略見對問二編平生

富吟詠於遊覽弔古中抒寫襟抱物情時趣有味其言之也山居二十年有終焉志會有客說曰元亮非不高猶借彭澤爲三徑資君縱不爾獨不爲濟物地耶始謁選得涪州判官乃曰吾游靈丘勝壑屐齒幾遍東南矣茲行有巫雲峽水峨眉白帝供我揽擷耳及抵涪涪人聞覺卿博雅就以質疑問字者屨滿戶外靡不人人意得去涪有李渡江流湍急舟師利力省而糈厚往往以重載溺覺卿嚴爲之禁至今所全活不可勝算攝棠城一切治

辦秋毫不以自緇一時名流如張太保曹選部咸
折節禮之觀察李公文軒海雲公子也與覺卿遊
卽昆弟歡不啻矣一日過棠城報恩寺恍若舊遊
然扣其開山師名與覺卿同生年又同因詩以紀
之覺卿篇咏雖饒曹事不廢然忌者不謂善也坐
是投檄歸昔知古識韓琬於題壁載言賞宜明之
詠松以古準今抑何遠而覺卿抗直少委虵里人
多目攝之乃性無城府重然諾嚴取予毋輕貲以
赴人急故賢豪樂與之遊卽目攝者久亦與之親

有以也夫覺卿有子名秉謙登庚戌進士筮仕爲鄞令夫覺卿仕不達而能昌於言身不逢而能必於子士有自信者遇不遇勿論也往聞覺卿歸自涪惟修祖塋令其高敞蓋覺卿之意遠矣

朱方伯傳

嘉隆以來蘄黃間以理學著者三四人余師耿恭簡公顧兩公方伯滌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歲乙巳余友閔元甫以成功莊屬爲記又知方伯公仲子

康侯稱才於江漢有父風也頃康侯巳酉庚戌連
舉上第緘書以家乘相示則方伯公之志狀碑表
在焉謂余嘗忝館職請爲之傳侯國史采焉公朱
姓諱袗字汝東瀦桂其别號也世樂平人有顯卿
公者卜遷楚繇曰北海有鯤乃徙南溟鐵冠丈人
荷鍤止耕九世其興乃攜家過蘄經團坡村見老
子戴釜而來驚與兆合因定居焉蘄水有朱氏自
此始歷八傳至封中憲一溪公配姚恭人生公公
生而凝重勤問學顧小試數不利年三十未補弟

子員而仲弟業稚高才生餼學宮矣一溪公意以
耕讀分督之非公志也刻厲彌甚夜誦不丙夜不
休會鄰有巨盜比屋奔竄公手一編自如寇來去
竟弗知也其顓篤如此壬子選應省試舉第七人
先是有狂生揶揄公者公得雋輙媿匿公詣門謝
了不爲意時以雅量歸公矣明年癸丑成進士授
行人丙辰選南京廣東道御史辛酉晉常州府知
府甲子晉陝西副使丁卯晉雲南叅政庚午晉浙
江按察使亡何復晉雲南右布政使辛未丁姚恭

人鄞癸酉再丁一溪公艱丁丑起補浙江右布政使忤時相意謝政歸踰十有一年戊子公卒公爲政寬與嚴相輔而行寬於編氓嚴以警墨猾吏而提衡其中豪以上始爲行人卽留心當世之務輒車之四方必采問謠俗賢豪長者若民間疾苦皆籍記之以備考南臺前後章數十上悉關天下大計語載疏稿中市有猾兒爲良家子害因緣窟穴公嚴捕正法而黠黨散讋敗者若貴人抑買若不償直者有之公署籍爲令而物價平沿江多劇盜

游徼利其金寧縱舍去公移書讓備兵使者若守倅令尉及介胄之長亡不人人惴恐爭獲盜自効而荏蒲寧時稱名御史無踰公者守常値兵燹水潦後雄富郡寖爲殫竭公以節儉風之減一切會贊交無旅幣讌設毋過十盞酒數行而止屬邑相誡勉以清約爲規至邑長吏詿誤公必暴白其辜得解乃已士民婚葬一節以禮平亭疑獄舞文者不得下上其手或麗大辟案定輒太息曰吾爲之求生不得矣寧忍其求死不得哉囹圄薦㩵條具

以時祝頌之聲盈闤扉矣去之日郡爭立祠祀之
在臨鞏至輒城金川儲糗糒爲防禦計無何西羌
闌入塞公出精騎扼賊衝自持短兵接其後所傷
殺捕鹵過當虜駭遁去繼犯靖虜弘化公設奇火
攻其營虜復駭遁去事定　天子賜金幣以勞關
西人語曰儒林中乃有頗牧耶公尋念兵興而餉
不繼爲大患坐史胥與黠吏通瀣獵其中爲窮治
姦狀論如律耗蠹一清諸興利釐泚一與常臨鞏
同其發銀塲之乾沒釋犴狴之株連功尤著民益

用大悅謳吟載道再起浙右轄會鄉權相有父喪
公以兩吳緣啥之相銜易已公知不合即解組歸
不顧也爲人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孝聞於學一主
力行務以挽世儒空譚之敝而不爲門戶居鄉好
行其德如義田義舘義丘賴以濟者不可勝數晩
更好道家言赤書紫文多手錄而研味焉其所得
未易測也公生適符鐵冠九世之占生前三日異
僧止於門告以當產貴兒及公生而僧化去噫亦
已所著有家訓二卷疏稿四卷周易素隱六卷

歸田雜俎十卷行於世生子二長期至甲戌進士官河南懷慶守次期昌郎康侯蓋鵲起未艾云

太史氏曰公世樂平而徙蘄分宜若江陵皆有桑梓之誼焉欲有爲者孰不麗之以就功名獨公超然一無所緇其志遠矣語云培塿無松柏乃泰山喬嶽壽木奇卉且紛錯其中所培植者然也公巖巖大節植本厚而閱世昌蓋公不盡其羸而遺之後人固天道哉

湖廣永州府推官郭公暨配豐孺人傳

士君子篤學修身涖官服政有風軌卓然雖去之百年而人猶欣慕頌說不置者此未可泯沒已況又有步武之賢邁起而光大之奕奕乎久而彌章也宜哉項廬陵郭公在南臺爲名侍御遡厥世德代多聞人郭氏先自其邑麻岡徙焦塘再徙橋東遂稱鄉甲族至省齋公以仲子廣東潮州守貴封刑部主事里中推爲長者其伯子則湖廣永州司理公淮也司理公字逵遠別號東泉天性孝友事封翁能養志嘗遭家難封翁爲人所齮齕公甫弱

冤爲感憤語其弟曰非吾兩人之策名當立糜耳於是刻勵下帷以亢宗自矢亡何以經術補博士弟子高等餼於庠先是仲公登賢書數歲公始舉弘治辛酉榜同計偕者再乙丑仲公成進士公乃喜曰吾兩人幸樹立令親意稍發舒肆侮者婉伏足矣遂謁選得四川忠州學正以文行課士去觚角黜雕琢日與士相親暱所爲成就之甚備其不能舉火若授室者多捐俸助給士心翕然歸之矣正德丁卯秋直指廉公賢聘主關中試公偵知權

閹挾內重囑監臨以猶子中式先期稱疾辭不往已事敗戍籐以內官人莫不服公之識旋晉福建延平府推官視南平將樂兩縣事躬自節約積羨金二百餘出以新延平先生祠其知所重如此尋以封翁鄭歸公除授湖廣永州府推官公前理閩讞斷精覈有能名當事以疑獄久不決者屬之公一訊得其隱伏獄無不立竟者東安邑有劇盜每行劫輒畫梅其家示莫測人無能捕者因號一枝梅公多方緝捕繫之獄稍間隣邑又有以一枝梅

告者公亟索獄中囚繫如故曰此必掌禁潛納盜賂出犯者行刦而仍晝梅(?)感視聽爲解脫地耳直取禁人與盜分詰卒吐實如所料立置之辟盜往往逃去之他境輿情悅服兩造之庭不移晷而閴如矣祁陽在深山中有巨蛇黑質白文者曰嚙山氓十餘輩人人惴恐無敢捕者公齋沐禱於山靈明日數巨蛇無故斃山麓中民歸德公精誠所格此兩事楚至今傳爲神明之理云後仲公任潮州守季公復踵起名于世而公不調者十年嘆曰吾

以事業付之諸弟矣上書移疾歸或問其故公笑曰人固自有志吾偶倦游耳婆娑園林夷猶杖屨又十餘年乃卒生平豁達不問家人產配豐孺人安成比部公姪女精勤工治生累積纖微以佐之公弗問所從也公爲廣文時勤于教理官時勤于政門以內譏防約束唯謹臧獲等不愆于度則孺人之力總之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故子幹稱名士延及曾孫一鶚起家進士爲名執法勲庸未艾嗚呼此獨司理公之遺休哉抑亦豐

孺人澤也

史氏曰設科條敦行誼以材一方之士精讞決釋無辜以信天子之法治有出此者乎而公饒爲之至遠閹豎誅暴蛇其事尤傳於時夫絕遠權勢洞見事始其膽智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而世多以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畧焉

郡茂才兩山郭公暨配胡氏傳

曩弘正之際江右廬陵望族推郭氏最著封翁省齋公生四子伯仲季並起家科甲冠冕一時伯子

東泉公為郡司理余別有傳配豐孺人生兩山公
諱翰字直夫別號兩山者以所居前山兩峰並峙
特取以自署云公幼奇警不凡且當家世顯融之
會豐孺人督誨更至公愈益感奮於載籍靡所不
涉手自丹鉛其書滿家矣補郡諸生每試輒冠其
曹人擬鷩人之鳴顧數奇至六試幾入彀而格者
再識者無不惋惜之年四十連丁內外艱讀禮罷
遂有簡薄名場意而雅好稱詩創別業名尋樂園
庋家藏書畫圖史其中朝夕披玩結客觴咏與安

成劉三五侍御公里中劉翔峰二守公相唱和爲
適巳又厭去擇一樓閉關吟諷幾二十年巳又聞
鄒東廓劉獅泉尹湖山諸公皆一時聞人聚友講
學公從之游窮晝夜不示倦色又善音吐廣坐中
評駁學術援證古今纚纚如也於青原鴿湖無論
遠近期必往往必旬餘然後歸陶陶然吟風弄月
之趣其所得于師友之磨礱陶冶者深矣他篤行
高誼好予樂施族貧而待以舉火者遊商困乏而
借以助資斧者歲大饑鄉民幾溝壑而賴以貸粟

施糜爲生活者先後種種不可縷數劉獅泉嘗謂人曰兩山精神朗豁學問淵邃種德凝厚其必克昌厥後哉今公之孫一鶚中賢書第二人成進士爲名侍御事業方新里中轉憶獅泉公之言推其識鑒不虛耳元配胡孺人爲里中名族㐅贈文林郎卿侍御公父孺人潔齊有志操而不忮妒以故兩山公獲自寬媵侍序進而至共養尊人必身任其烹飪歲時享祀必腆曰吾職也馭臧獲終歲不聞鞭笞聲妾生女二所許必名閥嫁遣資裝必飭

公覩之色喜且不知所從辨而里族之頌孺人賢
者更于是盈耳矣
史氏曰近世敘法不修士之學行世其家如漢之
袁楊陳荀氏其操義風槩足以感人範世者鮮矣
郭氏傳緒寖遠名位不甚顯而忠厚禮義世世不
絕余以謂廬陵之世家有以也今侍御公步武先
世駸駸柄用然其承傳于祖德孫謀間者非兩山
公孰開之郎陳羣荀爽致位三公而淑與寔蓋爲
之權輿故曰先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余爲

詳叙之亦彬彬然郭氏文獻之林巳

孺人鄭母鮑氏傳

鄭君之槃篡其從母鮑孺人之行屬余爲之傳曰兩弟幼而未能以請也鄭君雅與余爲文字交知其語不虛輒爲詮次之孺人姓鮑氏系出棠樾爲邑望族父號默庵母陸氏生孺人十有七年而歸鄭季公濟孺人幼莊淑極爲父母所憐愛生素封家其歸裝甚盛女流往往好以鮮美爲容而孺人絕弗尚也居恒服御無所芬華人謂有桓少君之

操事季公琴瑟靜好舉案以從人謂有孟德耀之
風是時孺人年少在諸婦行輩序最後姑許太君
性嚴肅不易承事而孺人善奉之庭以內事事當
姑指姑爲色喜曰予季其幸有賢內助哉卽諸長
婦亦莫不嘖嘖曰新婦賢交遜之已季公挾計然
之筴游維揚鹽賈中以誠壹拓其世業賴孺人善
治內用是無還顧憂而未舉子是時孺人年尚可
待而慨然請季公遄歸爲置側室季公弗許至繼
以泣得請爲納一姬不已又以一姬進及嚴氏連

抱二男孺人驩然撫視不啻屬毛離裏然人靡不以爲賢初未有子時力贊季公歸孥資斧累萬授諸姪爲政迨既有子悉取家政畀嚴氏弟佐季公俾偕其兄伯叔徜徉園石以叶塤箎之好孺人亦第偕其妯娌朝夕晤對以講家人之樂人不獨美其賢且羨之曰達性好施予每每佐季公善分其饒大者如肇禋祀以妥先列厦屋以居貧梁黃川治鎮東孔道以通行人設糜飲授棺櫘以濟不給費至不貲無厭心至撫季公妹所適方氏子勤劬

儔輩無異所施於嚴氏子者鄉人皆曰是毋之慈
非獨施於一家而已晩好佛氏家言茹澹焚香禮
西方化人甚虔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偶末
疾遂戒後事談笑而逝嗟乎從闍浮而得安養去
來翛然是火中之蓮未易有也生嘉靖乙巳十一
月初三日卒萬曆癸丑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
九子二胤寅胤宿女二皆嚴出聘字皆仕族自内
敎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微因世所不講以謂閨
閤者流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乃孺人之爲人尊

者愛戴者附卑者慕無一不宜而終始如一可以難矣余懼世之視孺人猥以尋常忽之忽其行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內教何觀故特著其傳令國史者采焉

渠木山公小傳

氏諱應奎字元瑞寓意漆園所指山木材而別號木山閩之連江人少奇氣自負補庠生文尚獨創顧試屢不偶已而罷去少善五城且家言乃隱身郡城而爲福漳功曹文亡

害濟于財物不以自點所主行事輒麗情法性善
酒喜直言公家事恥依阿兩端以故兩郡人稱其
廉平兩郡守以公儒術飾吏事又酒人無它腸率
聽納焉漳獄繫六人待誅獄案爲日本賊其實漁
人也先是被倭擄至銅山會倭遁六人復爲水兵
所掠髡其首而詭言擒獲海道其信之大賞水兵
功而録六人罪無能自明者公得其狀言于司理
某反獄案海道者聞而怒公不爲撼曰柰何忍殺
人媚人乎言于司理益力六人卒得釋自是海濱

無不人人頌公義矣久之歎曰吾酒後氣吐哈作
雲轟狀觸人安能握三寸日屏息貴人前也卒解
去生平好振人急或貸以多金負卽弗問惡言人
過有聞必掩耳謝以醉若弗聞也者課二子穀若
第皆有聲鄉校中公曰穀也狷第也狂狷者可畢
業文場狂者令如投筆故事乘一障以自見可乎
第因是棄章縫從戚俞二大將軍邊塞尋膺譚大
司馬薦以　欽依提調古北關功名自有聞公
躍馬往視而喜曰飲滿爲常曰吾有丈夫子當關

稍紓國家北顧憂亦云快哉無何飲不及前以疾卒年七十一公在關塞惟以勳名爲瑱規俸入多寡絕口不問易簀之辰丁寧訓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晝卜妻子夜卜夢寐此古人實學也小子勉之嗚呼即此而推公所敦尚大較可知已論曰公儒也而托吏隱行其善文也而用武略大其家恂恂然長者也而逃情醉鄉寄其興陶陶然酒德也而刻意實踐終其身若乃臨終數言識力堅定彷彿臨深履薄語直目公爲古先民之遺也可

矣

楊孺人小傳

楊孺人者閩連江陳木山公之元配而訓導毅遊擊將軍第之母也木山公自有傳孺人少產邑之塘下嶴幽閒婉順甚得母氏心初歸陳會其家貧上有舅姑下有四弱第一切事倚以辦孺人盡解嫁時裝備諸孝養無斁費而身自居約無幾微見言面人皆以爲賢見人疾阨若道有餓殣輒愀然出力以助寧身自不足於衣食無少靳人尤嘖嘖

鄰之迨子貴迎養宦邸孺人喜曰古稱男子有事
四方顧娶足里門不能踰跬步者有之往從亦父
於漳行千里而遥今且十倍漳所覩記山川民物
風土種種具矣言之輒爲加七著居三年乃歸歸
則之塘下隩省父母丘墓置酒大會諸姊妹伯叔
兄弟諸婦暨外婣子女有詢北方事者孺人言之
亹亹不倦是時所有甘毳之奉較昔豐矣終不自
以鮮華爲愉快而愈益分于內外姻婭閒嘗謂二
子曰人有德於我即毋忘之我有德於人不可不

忘之也居恒佐木山公於厚而克成兩子之令名大率類是故仲子有言居官不敢言家曰父之訓也臨財不忘與人曰母之心也噫此可以知孺人已始二子數困諸生間孺人撫之曰豈有陳孺子而長貧者游擊曰顯一再迎孺人輒謝不往曰吾幸健嚙決曷念爲若如驃騎志家殉國者乃所以報也其義槩如此然則孺人聲與少君孟母齊豈徒有子之驗耶余乃表爾貲之續效誠之遺焉